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四年

香港學海書樓前期講學錄彙輯

鄧又同編

編纂：鄧又同

校對：鄧又同

承印者：成記印刷廠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八達街 7-9 號三樓

出版日期：一九九零年四月

本書印壹仟冊 (非賣品)

本書爲董事何竹平先生紀念其
先翁照林公逝世五十五周年秉承先德發揚正學
保存國粹之遺志而印。

學海書樓董事會 名譽會長 馮秉芬爵士

名譽顧問 許晉封 楊萼輝 周天湛 龐鼎元 胡文翰

主 席 伍步剛

副 主 席 賴恬昌 莫華釗

義務秘書 香國樑

義務司庫 許晉義

董 事 黎時煖 趙公輔 何耀光 利榮森 黃允畋

李 棧 陳維樑 杜祖貽 何竹平

一九九零年四月歲次庚午

序一

學海書樓於一九二三年創立以來，迄今六十七年矣，當年賴煥文太史有感於正學衰微，世風日下，迺倡聚書講學之志，自書樓創始至香港淪陷前十餘年間，先後延聘朱汝珍，區大典，區大原，陳伯陶，溫肅，岑光樾等太史暨國學耆宿，每周兩次，輪值講學，所授均為四書五經，旁及子史詩詞，向少講稿錄存，港陷期間，輟講多年，香港重光，恢復講學，從此保留講稿，日積月累，蔚成巨帙，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四年期間，李景康，俞叔文，利榮森諸董事曾將講學錄先後選印，合共四集，今歲鄧又同先生以該四集俱為碩彥鴻文，學術文獻，極應重編保存，彙輯為一，以廣流傳，現重編完竣，書名：「香港學海書樓前期講學錄彙輯」。

本書樓何竹平董事熱忱文化且孝思不匱，為紀念其尊翁照林公逝世五十五周年並秉承其發揚文化，保存國粹之遺志，捐資刊印，余喜書成因述梗概為序。

香港學海書樓董事會主席伍步剛

一九九零年三月十五日

序二

庚午立春之翌日，承鄧君又同鄉兄雅約、於茗盃之間、鄧君乃袖出學海書樓講學錄凡四集相示，是先後刊印於癸巳一九五三年、乙未一九五五年、己亥一九五九年、甲辰一九六四年，赫然爲斯樓自癸亥一九二三年創立以至癸巳凡三十年之後，與鄧君繼前刊中輟多年以來正在輯錄之曰近二十五年講學集之前，所僅能流傳於世之學術文獻者。書中依次有伍憲子、梁寒操、唐君毅、羅香林、吳天任、黃維瑄、孫甄陶、饒宗頤、朱子範、李景康、陳荊鴻、陳湛銓、岑權波、潘小磐、鄭水心諸公，皆當世儒林學士，吐辭以爲經，立言以垂法，良可珍也。而第一集第一篇爲鄉先輩伍憲子先生之孔子第一講，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與余正擬籌印順德歷代邑人尊孔文選之意，不期而異時相感焉。該講時維孔聖降生二千五百零四年，爲該集印行之當年，然此講竟能於斯樓創立三十年之後始有之講學錄而弁諸卷首，當竊竊以爲憲子先生幸也，而亦深爲斯樓之不幸也、蓋此之前，當不乏名山緒論，珠玉之於在先，信皆於日寇南侵時湮沒於此浩劫間矣。余生雖晚，猶不禁緬懷疇昔，撫然久之。乃於拜觀其大略之餘，更有感於世事之日漸紛紜、風氣之日重名利，人心之日背儒行，恐此僅存之篇，能皮藏至今者，將爲數不多，寢寢有成孤本之虞也。因與鄧君不約而同，頓起賡而台刊以廣其傳之念，復承鄧君之愛人以德，推永錫爾類之誠，相勉以爲先君昭林公棄養五十五周年而紀念其在天之靈，繼其遺志，重付景印，名之曰前期講學錄彙輯、爲來士傳。余不敏，謹於風木之思之餘，深得鄧君負重編之任，益責以忝屬斯樓董事之末座，宜乎爾爾者，以蔽其事，並識本末焉。

學海書樓創辦人賴際熙太史遺像



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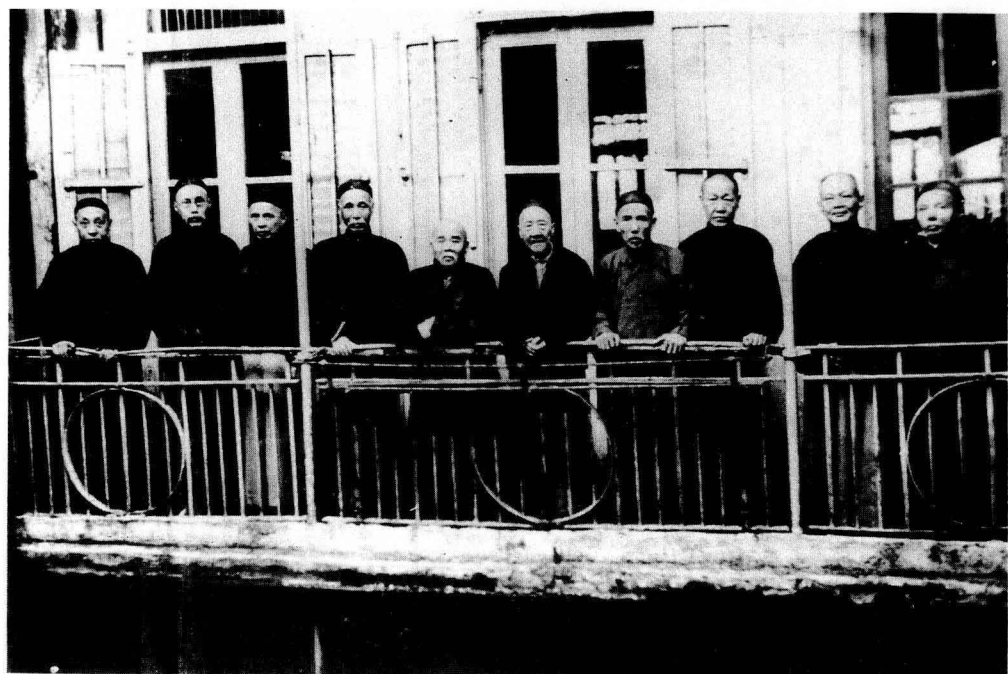
絳帳春融
鹿洞遺風
弘揚聖道
千秋景崇

世愚姪鄧又同拜題



一九三六
年丙子
十月

癸卯甲辰科同人叙於香港學海書樓



陳煜庠
癸卯

左霈
癸卯

朱汝珍
甲辰

區大典
癸卯

周廷幹
癸卯

賴際熙
癸卯

區大原
癸卯

陳念典
癸卯

岑光樾
甲辰

溫肅
癸卯

此照乃清光緒癸卯，（光緒廿九年）甲辰（光緒三十年）兩科京試同人，叙於香港般含道二十號學海書樓所拍，時維一九三六年丙子歲十月，照中朱汝珍，區大典，賴際熙，區大原，岑光樾，溫肅等六太史，均為本書樓早期講師，其簡介備載在拙作：「清代廣東翰林考」內，尚請參閱。

一九九零年庚午歲仲春
鄧又同謹誌

目錄

頁次

序一	伍步剛	一
序二	何竹平	三
學海書樓創辦人賴際熙太史遺像		
一九三六年丙子各太史在書樓叙會拍照		
第一集 一九五三年出版		
原序	李景康	一
孔子	伍憲子	三
孟子的人性論	梁寒操	一一
王龍溪學術	唐君毅	一五
班超與西域	羅香林	二二
詩聖杜甫	吳天任	二八
韓愈之生平及作品	黃維琯	三五
蘇東坡及其詩詞	孫甄陶	三九
顧亭林詩	饒宗頤	五〇
四家之要義	中	五三
管子治齊能識貨幣相權之理	佚名	五九

第二集 一九五五年出版

原序·····	俞叔文·····	六一
談中國道統·····	梁均默·····	六三
毛詩十五國風述義·····	朱子範·····	六八
說仁·····	李景康·····	七九
司馬遷與史記·····	黃維琄·····	八七
黎二樵之生平·····	陳荊鴻·····	九六
集大成的賦家——庾信·····	吳天任·····	九八
詩仙李白·····	吳天任·····	一〇六
關於柳宗元·····	黃維琄·····	一一七
八家中之歐陽修·····	黃維琄·····	一二三
談石鼓文·····	饒宗頤·····	一二六
第三集 一九五九年出版		
原序·····	李景康·····	一三一
說義·····	李景康·····	一三三
原孝·····	黃維琄·····	一三八
陳白沙理學論·····	李景康·····	一四二
子書概說·····	陳湛銓·····	一四四

王安石的政治思想·····	吳天任·····	一四八
史學常識·····	吳天任·····	一六三
楚辭文學的特質·····	吳天任·····	一七三
第四集 一九六四年出版		
原序·····	利榮森 賴高年·····	二一七
周易坎離二卦·····	陳湛銓·····	二七三
孝道淺說·····	黃維琄·····	二四五
莊學述要·····	陳湛銓·····	二七三
離騷（屈原）·····	岑權波·····	三一三
正始文學與阮籍詠懷·····	吳天任·····	三四五
元遺山評傳·····	吳天任·····	三七三
晏幾道小山詞·····	潘小磐·····	四五七
魏晉六朝文學簡評·····	鄭水心·····	四七四
花間十八家詞·····	鄭水心·····	五二八
嶺南三大家之獨漉堂詩·····	陳荊鴻·····	五六一
講師簡介·····	·····	五八三
清代廣東翰林考·····	鄧又同·····	五八七
編後跋·····	鄧又同·····	六二五

序

學海書樓創始於癸亥，度藏書籍，備供衆覽，而賴煥文太史復敦請陳子礪溫毅夫朱聘三區徽五區桂海岑敏仲諸太史，暨何翽高俞叔文兩先生，相與登壇講學，冀揚國粹於失墜之餘，意良厚心良苦也。幸而鼓之舞之，垂二十年，一時海隅治學之風，爲之丕變，其流風餘韻，至今稱道不衰，是則諸先生倡導之功爲不虛，而其事亦足紀矣。然而中經倭變，同人星散，書籍器物，蕩然無存，書樓不絕如縷，雖寇氛告靖，同人先後返港，逐漸規復舊觀，書籍且比前增益，然而昔年之講學名宿，早已相繼殂謝，今日尚存者，惟岑俞兩先生耳。同人鑒於遭時否塞，於今爲烈，乃相與竭其棉薄，延攬時賢，輪次講學，庶幾重振墜緒於兵燹之餘，以副煥文先生創辦茲樓之本旨，殆亦後繼者應有之責歟？茲將兩年以來擇存講稿，付之剞劂，名之曰學海書樓講學錄第一集，庶幾聽衆得於暇時省覽，裨補記憶之所不及；未聽者亦可人手一編，如對講座；此同人付刊講學集之微旨也。況茲樓創辦迄今，綿歷三十寒暑，雖陵谷有變，而斯樓幸存，殆天之未喪斯文也歟？編纂既竣，同人屬予爲之序，因書其梗概，以告讀者。

癸巳季夏李景康

儒術

孔子

伍憲子先生

第一講二千五百〇四年癸巳六月七日

先說明今日講孔子原因

今日天氣八十八度，加以大雨，諸公不畏炎熱，冒雨而來，我非常感佩。我學問淺陋，口才拙鈍，無以副諸君之望，我非常慚愧。

一月以前，李鳳坡李海東俞叔文諸先生先後邀請弟到學海書樓講經。弟不忍重違諸先生之意，覺得今日經學衰微，是百數十年來政治混亂之結果。尤其是新文化運動後，喊出「打倒孔家店」口號，不祇是許多青年對孔子有藐視之心，就是許多很有名學者對孔子仍舊不重視。孔子是編定六經之人，今日要提倡經學，必先要了解孔子。此是我今日講孔子之動機。

以下分幾點說明。

第一點，說明現代需要孔子。孔子雖是二千五百年前人物，從人生數十載之短命時光來看，二千五百餘年似乎很久，但從地球生命與人類將來幾萬萬數不盡算不清之年來看

，二千五百餘年不過一瞬。孔子聖之時，此時字可以縮得極短，亦可以伸到極長。歷代制度都是應付一時，都是帶有時間性，時代一經轉變，制度就隨之轉變了。然人類所以爲人類，自有其必需踐履之道，祇要人類尚未毀滅，人所以爲人之道依然是人類所需要，成爲極有價值東西，此是不帶時間性的。孔子曾說「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此是帶時間性的。假令孔子生今日，孔子必不說乘殷之輅，孔子或要說乘一九五三年式之林肯汽車。故我們不能執乘殷之輅以爲孔子病。然而竟有執此以攻孔子者，此是世界上極愚蠢之人。愚蠢之人亦不知現在世界猶有保守性極重，而不妨礙其爲世界強國者，如最近英女皇加冕，要戴十七世紀式的皇冠，而且要乘馬車到西敏寺行禮，此另具一種深長意味之儀式，斷非摩登之愚蠢人所知。近人好講科學，誠然，科學日日進步，一年比一年不同，十九世紀時代，牛頓之三度空間說，到二十世紀愛因斯坦之四度時空說出，而三度空間說已陳舊不適用馬克思之唯物歷史觀，是一百年前古老舊物，到現在原子時代，已陳腐落伍了，此是指科學言，指物質言。至於孔子所說人與人相處之道，不能以此爲例，所以現在仍需要孔子。近代西方物質科學之發達，一日千里，令人驚駭，然物質科學只管發達，道德人格則日日低落，二者背道而馳，科學向天空上升，道德向地底沈下，不是配合而變輪並進，此誠世界前途之大憂。即如原子能之功用，假令從正德利用厚生方面着想，世界就可以進化至於大同，造成人間

天堂，不是一件渺茫之事。但可惜西方功利主義太重，資產階級之氣氛尚濃厚，馬克思之仇恨哲學更爲野心極權者所利用，將人類幸福剝削，而返於奴隸。科學已進步到原子時代，而人類之心靈則日趨下等至此，以此種下等心理運用原子武器，除將整個世界毀滅之外，恐無其他幸福可言。故人類需要科學技能，更需要高度文化，如此則萬不能藐視孔子。須知今後仍是人類世界，仍是很長久的人類世界，西方宗教祇知人與神，科學則祇知人與物，對於人與人之間，尚未研究深透，今後希望世界和平，給予人類福利，非虛心請教孔子不可。

第二點，說明現代人多不了解孔子。我所謂現代人，是指現代中國人，有時西方哲人其了解孔子比中國人更深透。近代中國人有一種毛病，就是好新。好新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媚外，什麼外國產品，都奉爲神聖，就求新反腐了。即如西方中世紀黑暗時代，史家稱爲封建時代。其時混亂已極，無所謂國家，無所謂君主，更無所謂道德，法律，政治。許多強有力者，各擁一城，或數城，而統治之，其勢力分散，或爲蠻族之酋長，或爲強大之主教，或爲貴族，或爲軍人，或爲地主。其勢力單薄者皆不能自保，於是紛紛託庇於大勢力者，以求安全，而爲之附庸。此蓋西羅馬解紐之後，在混亂無法之局面中，逼而造成此保護者與附庸者之結合。所謂封建制度，不過如是。比與中國周室封建，適得其反。周室封建，是武王克殷，天下安定之後，由亂而致治，

由上而封下，由無秩序而進於有秩序。與紛亂時代之山下而率獻於上，由弱而託庇於強，致造成黑暗時代者，迥不相同。然而趨新媚外者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竟將西方中世之封建，與中國古代之封建作一例看，強派爲一個歷史時期。以爲西方史家所劃分，是天經地義，中西均可適用，最不通者，將封建時代，推長到鴉片戰爭，將封建名詞，解釋爲萬惡，將西方中世紀之格，來印中國史，認爲封建無一可取，此真是天下之至愚。彼輩不知周代封建，祇是一種制度，在封建制度下，固然有許多不好東西，但亦有許多良好的。然不幸自新文化運動至今將三十年，許多青年竟受迷惑，絕無歷史常識，每將封建兩字凍結孔子，謂孔子是封建時代人物，是二千五百年前無用之物，是博物院中陳列之物，愚昧至此，真爲有識者所笑。試問在此種學風下，再有幾人能了解孔子，希望諸君先將此霞霧撥開。復次，二千五百餘年來誦法孔子之儒家，亦有許多未明白孔子所講之微言大義，將活潑之孔子，變成硬化，更有許多小人儒歪曲之說，亦妄託孔子，今試舉一例。如三綱五常云云，都是出自白虎通義，此乃漢儒所講，我們當分別視之。中庸說「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當然，五達道可以說五倫，因而亦可以說五常。「父子有恩，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因而亦可以說仁義禮智信爲五常。故五常之說可以通。但三綱之說，就有問題了。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對雙方立

言，所謂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父慈自然子孝，不是單方責子孝。君敬自然臣忠，不是單方責臣忠。三綱之說，很容易發生毛病，孔子立言，斷不如此。即如孟子說性善，荀子說性惡，各用來做教育手段，未嘗不可，孔子就不如此，孔子祇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比之偏主性善，或偏主性惡，圓滿得多。即此可悟孔子立言之妙。漢儒三綱說，便將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弄成硬化了，自有三綱之說，於是變本加厲，小人儒之邪說繼續發生，所謂「君要臣死，臣不死，是爲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爲不孝」諸如此類之邪說，在歷代君主專制氣氛之下，就說得加倍起勁，無知之徒，更記入孔子賬簿，認爲是孔子學說，真是冤枉孔子，孔子何嘗說過此種話。至於歷史上，儘有愚孝愚忠，所以造成其愚者，是關於個人柔懦之性，說好一點，亦可說個人天性之厚，如晉太子申生之類，不忍拂其君父「安驪姬」之心，而出於自殺，此實不足爲訓。太子申生之事，幸而在孔子之前，否則攻孔者又必歸罪孔子，以爲孔子之毒素傳入太子申生之腦矣。以上不過隨便舉一個例，後儒之說，不達孔子之微言大義，自違背於孔子之教者尚多，吾人若執此以攻擊孔子，錯誤百出矣。復次，眼光不能放遠，胸襟不能放闊，耳食西方學說。小有所得，沾沾自喜，便向孔子批評，亦是近人最易犯之毛病，莊子說「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我們若真要研究學問，必要超越朝菌蟪蛄之時間，同時亦必要超越螻蛄槐穴之空間，須知有史以來數千年，

仍是朝菌蟪蛄之見，現在西方區區幾個強國，仍是螻蛄槐穴，我們不要太過震驚，受他迷惑，夫然後可以了解孔子。

第三點，要明白孔子所以爲大聖人，其主要精神何在。聖人兩字，是最空泛的一個名詞，我們必要尋出其實際。今簡單下一解釋，孟子說「大而化之之謂聖」，此乃聖字最好注腳。什麼叫做大而化之，我們可以再將此句之上文尋繹。據孟子，「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則大之內容，就是善與信。再將善與信擴大而充實之之謂美，經過充實之後，而再顯光輝之謂大，又再由大而化之便是聖，聖之內容如此，其可尋之途徑又如彼，斷不能稍涉模糊，稍墮空虛。再讀魯欲使樂正子爲政一章，「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章就是善之功效。我們要逐句尋繹出精義，不要輕口讀過。儒家推內聖之學於政治，而成立其外王之功，真不是空談，不是迂腐。再加以信，能信，方能與人民爲一體，到不得已而去

兵，甚至去食時候，人民仍可以效死弗去。此二者能充實，則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光輝就從此出。近人不明此理，什麼都變成空談，眼前事實，許多令我們不勝感慨者，所謂正氣，所謂光榮，真不知何在。此無他，就是功利之念太重，所缺乏者是我們中國之高度文化，西方許多偉人哲士未嘗夢見，每每一遇挫折便氣餒。甚或未遇挫折，而祇因計較利害之心，顧目前小利，忘將來大害，而氣亦餒。此時祇有利，無所謂信，更無所謂善，在小圈子中賽跑，更說不到擴充。故大聖不是空洞名詞，「人皆可以為堯舜」，此擴充之量更應該人人有，充是擴充，實是實在，俗說「空心老僧」，「車大炮」，則不足以當之。至於大何以能化，我們在中庸亦可以找出注脚，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能化工夫在至誠。試舉中庸數節，請諸君留心一讀。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為誠者天之道也，換言之，就是天才。中庸繼續說，「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此是說誠之者人之道，此處要費工夫，要歷艱險。注家對曲字不甚解得明白，鄭康成說「曲小小之事」，朱熹說「曲一偏也」，皆失去原意。我認為曲之解釋，最好用易經繫辭解之，易繫辭「曲成萬物而不遺」，王弼注，「曲成者，乘變而應物，不係一方也」，此解

比鄭康成與朱熹之說，圓滿得多。大抵天下許多艱難之事，不是走直線可以馬上成功，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所謂「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毀曲就是磨練人才，愈磨練愈覺得有趣味，如歌之有音節為曲，如路之有轉折為曲，此不是小事，每是大事，亦不是一偏，而可以概全，真是乘變應物，不係一方，俗所謂委曲求全，就含有此意，亦惟至誠，乃足以應付之。中庸又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智遠天德者，夫孰能知之」。能明白此，則學問不是記誦功夫，聖賢不是口耳之學，聰明更不是偏僻之才。中庸再有一節，說至誠作聖之功用，說「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上所引述，諸君勿以為繁瑣，請大家細心，尋繹多次，此就是「大而化之之謂聖」之一個輪廓。必要能領略此，而後孔子為中國大聖人，同時亦為世界人類新生命之意義，可以咀嚼出來，而後研究